

巫舞台

黎海寧名作《九歌》再現舞台

香港舞蹈團即將重演著名舞蹈家黎海寧的名作《九歌》，這將是作品於1991年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首演後，在香港的第四度公演。

《九歌》由黎海寧與奧斯卡金像獎得主譚盾及葉錦添攜手創作，由巫及舞，用現代語彙展現古老的神巫祭祀，叩問天地生死於舞台之上。舞作最初由城市當代舞蹈團（CCDC）演繹，這次則由以中國舞掛帥的香港舞蹈團接棒，繼續將故事傳承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

●香港舞蹈團×黎海寧《九歌》 攝影：曾寬@Quistography 照片由香港舞蹈團提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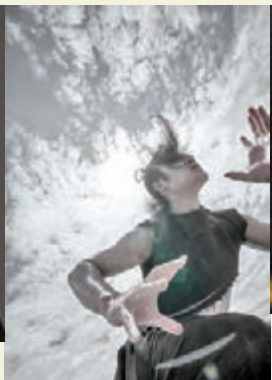
世紀90年代初，黎海寧（Helen）給自己放了一年假期，在此之前，她苦於CCDC的行政工作，又覺得編舞去到瓶頸期，「好像自己箍住了自己，放不開。」一年的時間，她遊歷歐洲，又去了中美洲、墨西哥，之間到紐約上舞蹈課時和譚盾的碰面，促成了之後的《九歌》。

譚盾的《九歌》從屈原的文字中攫取靈感，以原著中某些詩句為文本改編成為現代歌劇，更實驗性地加入樂器「埙」，以「大地的聲音」展現神巫祭禮。「在那之前一個日本的編舞排過（《九歌》），但是風格比較都市化，譚盾覺得音樂比較說到『巫』的感覺，所以想找我再排一次，就和CCDC合作。」Helen形容譚盾的音樂現代得來又有原始的感覺和中國元素，很特別，「如果做會很有趣，也很有挑戰性。」

現在回憶起30年前編作《九歌》，Helen形容是少有的緊張時刻。「才回到CCDC就要做這麼大型的演出，而且還是我不太熟悉的形式，舞者要在舞台上唱和發聲，變成對舞蹈是有限制的，那個時候不是不知道該怎麼做。」當年的演出，整批的陶石樂器被運送到香港，譚盾指揮之餘自己也曾登場。「他覺得自己是那個『巫』。」Helen笑說，「如果你去看《九歌》的原著，可能會覺得原著是比較美的，而我和譚盾的演繹則是比較『詭異』的。」的確，在二人的



▲編舞家黎海寧 攝影：Jefu Ha Studio



▲《九歌》（1991年版） 攝影：陳德昌 照片由城市當代舞蹈團提供

演繹下，《九歌》中的神巫環伺，少了綺麗靚艷的浪漫色彩，多了粗獷爆烈的原始質感。

到了1994年《九歌》重演，舞蹈部分變得更加主導，可以說比91版，這個版本才更加「黎海寧」，也奠定了之後舞劇《九歌》的完整框架。之後舞作在國內外多次巡演後於2002年回到香港進行第三次公演，其間葉錦添的加入為作品帶來了全新的服裝和布景設計。到今年，《九歌》已是第四次公演，並由香港舞蹈團來演繹。「這個舞很適合他們跳。」Helen說，「裏面有一些中國的元素和動作，而且他們現在的現代舞training也很好，所以很適合。」

準確 簡約 做減法

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黃磊說，第一

次看《九歌》的錄像帶就覺得很震撼，「30多年前怎麼就能排出這樣的作品！」每次與Helen合作，啟發他最深的是作為創作人，如何去「做減法」。「我自己也嘗試過編舞，所以我也關注老師怎麼去創作。她讓我學到的就是準確，還有簡約。每次排舞，如果我多了一些東西，可能是動作，可能是emotion，她會馬上和我說：噢，好像和剛才有些不同哦。其實後來就會發覺，她是很準確地告訴你你的表演方式是多了還是少了。」

黃磊說，跳舞多年，有時難免會覺得有很多經驗可以放到作品中，但往往這個東西在表演狀態上是「多」的。「我上一次在《90後的黎海寧》（多空間製作）中跳《創世紀》的一段solo，就發現她是一個做減法的編舞。加東西比較容

易，減法卻很難。怎麼減，讓它可以成為一個最簡單，但是觀眾一看就明白的東西，需要很準確。我們有時會慣性用很多舞者的技巧加進去，比如覺得自己這個位不太舒服，又或者找不到支撐的時候，就會自己加很多東西進去，這個時候她就會提醒你了。」

尋找內心動機

而對於舞團另一位首席舞蹈員華琪鈺來說，Helen的「減法」體現在排練中，就是更多地直指核心，讓舞者去想：你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。她形容，整個《九歌》中西交融，由巫到舞，不論是音樂還是舞蹈都充滿了不同層次的強烈情感與力量，作為表演者需要慢慢體會，一點點去找到那個狀態。「裏面的動作，那不是動作，是一個情緒，是你心裏面深處的東西生長出來到你的身體裏面。」華琪鈺說。

在排練中，Helen不會向舞者鉅細無遺地交代角色背景和動作細節，而是希望他們準確把握當下一刻的意識情狀。「比如老師會簡單告訴你，你是湘夫人，是等待著丈夫歸來。我記得很清楚，當時我們在錄像帶帶學，然後有一個動作是（湘夫人）拿着裙子在那裏呼吸。老師就講，你把她當成是拿着裙子在擦眼淚。那個情緒狀態馬上就不一樣

了。」

先模仿 再尋找自己

《九歌》的世界古老又神秘，如何進入「巫」的情境，展現更有力量的身體，尋找人物的狀態和內在的動作動機，對舞者來說尤為具挑戰。然而，作品過去30年曾多次演出，之前舞者的演繹方式又會否成為自己表演的框框呢？華琪鈺說，舞蹈的開始本就是模仿，「先模仿進來，慢慢再去尋找自己。」她強調，這種尋找不是跳出原有動作的設計，「動作都變形」，而是從內心深處挖掘，「有一點點變化，你的外形，包括你肌肉的用力方式和線條方式就會不同了。人家就會覺得這個舞者比較柔，那個舞者比較剛，其實動作是一模一樣的。這就是每個人的風格，其實是在尋找自己不一樣的東西。」她印象深刻的是這次排練，有一個動作她要蒙着眼睛抬高腿並控住。「天啊，我一蒙上去已經覺得天昏地暗，那個腿就舉不起來。老師就說：你不需要做那個動作，我要的是那個感覺和意識。於是就幫我調整。在這方面給我們舞者很大的空間。」

Helen也說，她從不要求舞者去複製原本的動作，相反，不同的舞者會為作品帶來不一樣的質感。《九歌》走過30年，與不同的舞團與舞者相遇，每個獨一無二的身體與靈魂，讓它的故事不斷被延續。

香港舞蹈團與自由空間合辦
當代舞蹈劇場經典《九歌》
日期：11月26至27日 晚上7時45分 11月28日 下午3時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

加料活動：
講座：「譚盾的《九歌》世界」
日期：11月17日 晚上7時30分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演講廳

講座：「黎海寧——《九歌》三十載」
日期：11月23日 晚上7時30分
地點：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演講廳

難忘的意大利歌劇夜晚

在一個星期裏接連連了兩場格外精彩的意大利歌劇專場，一場是「我的意大利」Italia Mia的開幕音樂會《Italia all'Opera》，另一場是香港歌劇院的《蝴蝶夫人》。本以為我這個聽什麼都是幾近麻木的人，想不到還會霎時心潮澎湃——在曼妙靈秀的音樂面前。偉大的藝術家是可愛的魔術家，他們讓我們在那片刻重返青春！

「我的意大利」是由意大利駐港領事館牽頭舉辦的一系列盛事，而這場開幕音樂會結合了意大利的指揮家和小提琴家，以及香港的兩位青年歌唱家和樂隊，這卡士本就讓人充滿期待，想不到實際效果更勝期待，這真是多年未有一遇的賞樂幸事！

開場的羅西尼序曲平平無奇，緊接的小提琴登場則是不當安排，因為把年輕的歌唱家放在他後面是輕重倒置，雖然這展示了主辦方的一種禮讓。所以小提琴家Peloso的演奏就成了「引子」，兩位香港歌唱家才是挑大樑的主角。男高音陳晨充滿陽剛氣，聲音型號已是相當成熟的spinto，但並不適合他唱的第一首「偷灑一滴淚」，因為這是一首輕如晨霧，迷濛如薄紗的抒情詠歎調，要到第二首「星光燦爛」，他才展示出痛快淋漓的戲劇性力度和音色。他在未來的香港歌劇界應該有機會擔任更重要的演唱角色，同時希望他能將更多的感情分量投入到「真實主義歌劇」中去。勵勵齡則是近年來聲名鵲起的一位女高音翹楚，兩年前看過她唱的Nedda，舉重若輕非常魔幻，而且扮相幼齒化，卻又心硬如鐵，簡直是幾十年來我看過的最冰火兩極的Nedda！但三個月前碰到她跟港樂合作，唱得又很「歌廳化」，Micaela的柔韌和Leonora的悲憤她都沒找到音



●音樂會《Italia all'Opera》



●《蝴蝶夫人》 香港歌劇院提供

「我的意大利」文化節提供色，只一味尬唱。這一次的Wally詠歎調，在歐洲已因為cult film經典《DIVA》而成歌劇的代表作，卻也是一般女高音輕易不敢唱的。鄺唱的第一句「Ebben!」歌聲漂亮得猶如一條鑽石項鍊從天而降，只可用亮麗無匹來形容。但同時我又想到，西方歌劇對於超乎角色塑造的美妙音色是並不認可的，德奧的樂迷往往會用「太過甜美」（zu süß）來拒絕這種不着邊際的炫耀。尤其可惜的是，鄺小姐在兩首作品的強響結束句上都力有不逮，說明她還未到演唱這些曲目的時候。整場音樂會大放異彩的是指揮Lorenzo Iosco，這位年輕的指揮曾在港樂擔任過單簧管樂師，但他竟然在駕馭樂隊上能化腐朽為神奇，把一首間奏曲和《托斯卡》的過渡樂句都演奏得充滿黯然神傷乃至深沉銷魂的意境，這樣的音樂靈性真是可遇不可求啊！

而歌劇《蝴蝶夫人》向來都不容易令人滿意，一來女主角要唱得好就往往是龐然大物，與劇中人出場時自稱15歲不符；二來劇本雜亂無章，開場後前二十分鐘都在唱廢話，而合唱團裏，穿着日本和服的全是一群眼尖鼻的

「西人」！幸虧香港歌劇院的這次公演彌補了這些缺失，讓我看到了令人激動不已的《蝴蝶夫人》本相。王冰冰扮演的主角，巧笑倩兮，無論是第一幕的少女還是後兩幕的少婦，她的扮相和表演都極有說服力，包括她那首著名的詠歎調「晴朗的一天」，結束句的強響降B也是飽滿悠長的。男高音巴達列亞更是成熟輝煌，像他這樣輕鬆響亮的大號抒情男高音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，他的歌聲不僅繞樑三日，而且我真希望連聽三日！在這兩人之上的，當然就是別出心裁的導演馬埃斯特里尼，他把第一幕直接設計在海旁，當女主角唱着哀哀仙音上台時，先是紙糊門後的剪影，然後門開處，只見披掛整齊、一臉期待的新娘肅然站在碧海連天的地方，這立時點明了長崎是一處海島，而且立時讓人想起日本的美學象徵「豐饒之海」，以及連帶的悲劇情結。這種把《蝴蝶夫人》推上美學終極的設想，包含了豐富的涵義，已埋下了蝴蝶寧死不苟活的伏筆。所以看完全劇時，對蝴蝶不僅是同情的，而且是欽佩的。

●文：蕭威廉

週末好去處

香港藝術館

「#物色——館藏文物的色彩美學」展覽

中國古代將顏色歸為五大類，分別是青、赤、黃、白、黑，稱為「五正色」。「#物色——館藏文物的色彩美學」展覽以顏色為主題，展出300多件香港藝術館的中國文物藏品，包括陶瓷、漆器、刺繡、玻璃、玉器等等。展覽並以五位歷史人物——秦始皇、宋徽宗、明代永樂帝、清代乾隆帝和大

臣郎廷極為各種顏色的代表人物，介紹他們如何影響當代器物的色彩，帶領觀眾走進古代文物繽紛的色彩世界。藝術館亦挑選了館藏的現代藝術作品並列展出，讓色彩聯繫古今。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22年3月30日
地點：香港藝術館三樓中國文物廳

渣打藝趣嘉年華2021

年度盛事「渣打藝趣嘉年華」（AIP）是為期6個月的青少年教育計劃，旨在透過藝術，為青少年提供學習及表演機會，發展寶貴技能，包括創意、團隊合作、解難能力、領導才能和自信等，並在每年11月以一連兩天免費開放的嘉年華及大型木偶巡遊作為總結。今年的嘉年華將以家喻戶曉的故事《小飛俠》作為主題，首次策劃一連兩日的嘉年華，並推出連續五日的網上活動。剛過去的11月



1日至5日，公眾可以參與<http://www.scartsinthepark.com> 上的免費網上節目；11月6日至7日，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則將會化身《小飛俠》故事中的夢幻島，舉行巨型木偶巡遊、藝術攤位、舞台表演、故事劇場等一連串免費藝術活動。
更多節目詳情請參考：<https://www.scartsinthepark.com/t/>